

# 东方名家

2011·9·19 星期一

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

## 八方论见 · 陈勇健

南京大学文学士

时评人胡一刀把议席之争比喻得十分恰当，那就是「一根筷子吃面条，一根蚊香点两头」，一个手掌哪里拍得响？内部不团结，争来争去，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人。

国阵在马六甲传出民政党的寄章选区将被收回一事，证实了在「国阵精神」下也没情讲，胜算才是首要的任务，所以该州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希望民政「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」，把议席交给老大或老二来出征，说不定还有胜算。再者就是提议蚊子党人民进步党和马华交换意见，以便马华让出某选区让进步党候选人上阵，唯独民政党成了受害者，当然不爽。

那个「被委任」的郑可扬还发出警告，

## 鹤蚌之争唯恐不利

若甲州政权丢失，甲首长必须负起全责。搞笑在于，巫统就因觉得民政无胜算，才决定由大哥出来解决，更何况甲州是巫统堡垒区，怎么说会「丢失甲州政权」呢？最多峇章区不幸再输一次，民政也只能怪莫哈末阿里无能，国阵政权若犹在，民政还不能委任当官？到时多几个郑可扬或许根出来也没问题吧？阿里如意算盘，民政仍然受益。

近期民联亦传出议席纷争，率先从柔州掀起骂战。巫统豪炮轰蔡说明「毫无诚意」，把谈不妥的问题全盘交由中央，破坏基层普遍的处理方式。其实，民联各州议席谈不妥是常事，回望308海啸前，对于民联三党来说，或许计划把谁推出去当炮灰，相互交换历届败选的议席，还未尝到甜头。孰知一场大选改变了一切，如今是「瘦田无人

耕，耕开有人争」的局面，怎会不把好处都收归自己？

若常讥讽「国阵精神」乃巫统最大，民联则必须推崇各党共识的「民联精神」，让国人看到民联各党真正处于平等立场、团结一致，为族群比率高低的议席而争吵，不仅坏了「民联精神」，唯恐还让国阵笑话，称民联一样是种族政治？也由于民联三党皆主张多元，所以难免都急着想冲出极限，到友党选区一试。但这些都必经协商谈判，则可交换选区再下定夺，不然则维持现状，以免产生利益冲突。

联合政府是大马政治之定格，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真正能一党独大组阁，更别说是州政府了。或许国阵友党众多，巫统讲胜算丢几个算正常，不爽可以退出国阵。但民联三党都缺一不可，更何况要维持两线制、改朝换代，就要不惜站稳基础，否则玉石俱焚。

## 观念平台

庄迪澎 《独立新闻在线》  
创刊总编辑 (2005~2011)

teckpeng@mediamalaysia.net



「财团媒体」虽美其名增强媒体企业的财务状况与业务前景，但对于新闻自由与媒体自主性，不是加分而是减分。

易电视 (etv) 在今年5月隆重推介时，号称「马来西亚第一家拥有自办中文时事节目的宽频电视」，岂料仅仅4个月后就宣布「暂停」所有本地制作节目，而且除了执行长黄莉娥暂无异动，其他3名高层都已请辞。这等于说，易电视废掉了本地制作节目频道——易频道 (e channel) 了。

据《独立新闻在线》的报道，此事是否为政治压力的结果，黄莉娥表示「暂时不便说太多」；节目制作与培训总监陈嘉荣则透露，资方说法是「内部资源整合」，且自制节目的经济效益不大，无助于拉上台上盒 (set-top box, 解码器) 的销售业绩。

按照我国媒体经验研判，此事很难令人相信不是政治 (可能外加商业) 势力介入的结果；未能确定的是，罪魁祸首是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(MCMC)、执政党 (例如马华公会)，或是靠山比易电视更坚挺的另外3家网络电视 (IPTV) 业者。

政治介入与内容管制脱离不了关系。虽然广电媒体一般是以娱乐和软性节目为主，并非以新闻为卖点，但是由于广电媒体比印刷媒体更能深入草根，影响层面更广而深，它所受的管制与监督素来比印刷媒体更严厉——例如，ntv7旗舰节目《追踪档案》制播的专题报道，得送交电检局审查通过方可播映，不时得删掉播不过关的内容，在2008年9月还曾两度遭禁播整辑节目。

作为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发给内容应用服务供应商执照的电子媒体，易电视虽然受制于《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》的约束 (例如，不准播放回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节目)，但是作为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

# 易频道停播，财团媒体的宿命

——新闻自由论衡 (七)



附属财团或大企业的「财团媒体」享有的新闻自由与媒体自主性是否更少呢？

网络电视，其可享有的空间却又比传统电视台宽广。

### 时事节目不利营业？

这种相对自由使得易频道的时事清谈节目《国民眼》能邀请传统媒体怯于邀请的嘉宾针砭时弊，甚至现场报道7月9日的净选盟大集会，以及为民政执政的雪兰莪州班达马兰村长选举开设平台，让候选人辩论。

这些作为既突破「电视」的尺度，也挑战了政府管制电视内容的权威与效能。同时，多达100集的《国民眼》清谈节目，肯定会有不少观点令残余威权思维的政客们不满；要介入干预分散且不易逐一揪出身份的社交媒体视频，说易行难，但是要干预作为正规媒体企业的易电视，却是容易多了。

纵观电视业 (尤其是付费电视) 的经验，草创阶段就把注册资金制播时事节目，可说是不寻常和「非理性」之举。付费电视草创时期，通常皆以配售外国频道和节目为主 (例如Astro，或是昙花一现的MITV)，原因不外乎向外国购买现成节目的成本，远比自己制播节目的成本低。(易电视执行长黄莉娥愿意把资源，制作嘉惠舆论多元化的本地节目，其意向应

予肯定。)

制播时事节目有可能叫好不叫座，且会招惹麻烦，但说它「无助于拉上台上盒的销售业绩」，则不尽然。即使立通国际把其研发的「易酷乐」(eCoder) 媒体播放器视为主要的营收工具，易电视只是次要工具，但是这类网络平台就是集看 (影视)、玩 (网络游戏) 及用 (上网、资讯) 于一身，影视节目仍是说服潜在顾

客购买和签订服务的重要元素。单凭既有50多个外国电视频道 (且中国的频道占了绝大多数)，不利于它和其他3家网络电视及卫星电视Astro之间的长远竞争；反之，作为「第一家拥有自办中文时事节目的宽频电视」，可让易电视争取利基市场 (niche market)。

再说，根据尼尔森的广告数据，马来西亚2010年的广告收入达到马币77亿元，其中互联网广告的增长率达29%，仅次于卖场内广告 (In-Store)，与地面电视 (+18%)、报纸 (+14%) 及电台 (+13%) 等媒体的广告增长率落差超过10%。长远而言，网络电视比传统类比电视更具有提高广告营收的能力，而在本地中文节目稀缺的现实中，本地中文节目配套有利于提升广告业绩。

### 「财团媒体」易受割舍

易频道停播的更重要启示，应是它再次印证「财团媒体」的宿命——随时成为业主弃车保帅的牺牲品。

所谓「财团媒体」，是指媒体本身不是独立的企业，而仅是财团或大企业的附属业务或投资项目，例如世华媒体集团的大股东张晓卿是伐木大亨，而被张晓卿兼并前的南洋报业控股，是金融业大亨郭令

她控制的丰隆集团成员。

易电视的业主立通国际 (REDTone International) 也不是媒体企业，它是在马来西亚交易所创业板 (ACE Market) 上市的宽频服务供应商，旗下有17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，涉足业务包括高速互联网服务、数据方案及网路语音电话 (VoIP) 等。

在截至2010年5月31日的财政年度里，立通国际的营收马币7800万元，如今正全力进军电子与宽频业务，以提高其竞争力和改善集团业绩，而开拓这方面的业务非常依赖政府的资源与特许，包括能否及如何从「国家宽频计划」、「普及服务基金」(Universal Service Provision Fund) 及马来西亚计划的宽频推广项目中受惠，以及能否获颁全国性的特许频谱，使其宽频业务能扩展至全国，而非只囿于东马沙砂两州，等等。

在风平浪静时，易频道可以让易电视用来开拓利基市场，但是倘若易频道尚未成为订户无它不订的内容，却招惹了政治麻烦，相对于业主在主要业务上更为庞大利害得失，立通国际自然会选择弃车保帅——至少，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已掘进到易电视的至少马币1,600万元付诸东流，更别说令人垂涎欲滴的频谱执照 (spectrum license) 了。

财团或资本家投资媒体业，有两个动机：一是判断有利可图，纯粹当做一盘生意；二是粉饰自己的影响力，以提高巧取豪夺各种资源时的议价能力。无论哪一种动机，媒体业务都是业主为了避免因小失大而随时可切割的分枝。有了这层理解，再回想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银行大合并时，丰隆银行差点被并入一家规模比它小的银行，就不难理解为何郭令灿在2001年会屈从于马哈迪的淫威，将南洋报业控股拱手让人，也不难理解立通国际为何停掉易频道了。

据此，吾人应有所醒悟的是，「财团媒体」虽美其名增强媒体企业的财务状况与业务前景，但对于新闻自由与媒体自主性，不是加分而是减分。